
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

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无所須則无爭已丑課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于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

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于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

中則吉成其終則凶知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
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
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惕
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
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惟輕呂
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反需者也需四之五剛往而得位
二陰避之故曰孚訟三之二剛來而失位二陰塞

之故曰窒需有孚而亨于外故物需之訟有孚而

窒于内故已訟之叢說

五峯胡氏曰韓馮翊之訟蕭趙廣漢之訟魏皆中

无孚實不知畏惕過而失中道者也故終極其事

皆至于凶左雄周舉中吉也王渾王濬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

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内險而外健又為

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

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本義○不利涉大川是上面三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

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陷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惕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于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易說○衆人之言訟以勝為吉易之言訟以中為吉不中則雖勝亦凶也紀聞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濂溪先生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茍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至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

險健相接内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

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于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

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訟兩以曲直爭也險而健其勢必爭此所以訟也訟之時可以理勝而不可多上人不得已而訟求伸則已此有孚窒惕然後可訟中則吉終則凶也利見大人曲直當也訟險事也居訟之時不求理勝而以力爭是以健涉險必不濟矣需險在前非健不濟訟不尚力愈健愈屈此需所

以利涉大川而訟所以不利所遭之時異也入于淵回旋而不得出也居訟之時陰爻終吉而陽多不克不尚力也

龜山楊氏曰乾健而上行坎險而趨下居險健而不相與訟之所興也九二剛來而得中有孚也訟以有孚為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已也訟而惕焉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

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渝安正則成訟者也終凶不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不能聽而決故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大人能使无訟者若恃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鮮不敗矣故不利涉大川易說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三降乃剛來而得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

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健也坎險也兩者相敵所以訟也无險則无訟无健則不能訟險而健故訟此以兩體言訟也訟自遯來九三之二二有孚於五剛來

揜於二陰之中剛實有孚信而見窒於人不窒則无所事於訟矣雖有孚也然剛失位見窒於二陰邪正是非上未辯也能惕懼處柔訟而不過乎中則免矣離為目巽為多白眼惕之象故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此以訟三之二言九二之才也訟剛過而不反終成其訟必凶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此以成卦上九言訟之終也九五大人聽訟者也中正在上无所偏繫君子小人各得其

平故九二利見之以中正為尚也離為目見也有善
聽者然後孚信懼而得中吉故曰利見大人尚中
正也此以九五言訟之主也訟一變巽二變鼎三
變大過坎水變兌川壅為澤乾首没于澤中入于
淵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于爭剛險不相下君子
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人見其訟也戒之中正
戒之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亂益亂相激而為
深矣漢唐之亂始於小人為險君子疾之已甚其

弊至於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遂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此以卦變終言一卦之義也在卦氣為清明三月節故太玄準之以爭卦一變二變何說也曰在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在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此舉一隅也剛柔相變上下往來明利害吉凶之无常也是故一卦變六十有三此焦延壽易林之説也

○或曰乾當在上處乎下則必升坤當在下處

乎上則必降此言否泰可也於訟无妄不通矣訟曰剛來而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二卦陽爻皆四畫蓋訟者遯三之二无妄者遯三之初凡言來者皆自外來初二視三則外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入于淵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本義○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或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

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先生曰此等要須畫個圖子看便好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

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

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

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

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

先生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葢彖辭本

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

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

本意否 語錄 並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為治訟之始未及夫化民之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

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西行水東行違行也行相違乃有訟巽為事乾陽始於坎作事而謀始則訟不作窒訟之源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本義○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所以為訟○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個契字說言自家執這個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並語錄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

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其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辨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

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下體為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辨直（一作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卦之所以為訟也險故與訟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訟之才故不永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

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上順而不為險故其辨易明既已有言則非无訟也以其辨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其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辨易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與四應九二間之此初六所以訟也初往訟二四來應初坎毀巽降兌見坎險也兌說也巽為事坎又為可不永所訟之事也訟事之險者不永所事以訟不可長也永其訟者未有不及禍者也兌為言陰為小小有言也初六往而直已九四體離而明四剛初柔各得其正故雖小有言而其辯易明明故終吉初以四為終也易傳曰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與四為獲

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鄭興桓譚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尋常人争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為恥於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目下

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辨說而明也

紀聞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

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勢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易并傳

横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已應理為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衆无辜被禍故曰邑人无眚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居二陰之間上无正應比初則為四所拒比三則為上所拒剛體不屈自下訟上理卒不勝不如退就窮約克己自新亦庶乎无過也知歸而自反以居中也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中能有孚窒惕中吉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以剛險而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主也人所利見而取決焉不可得而訟也

故不克訟然九二剛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終者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縮逋竄而自逭也邑人三百户則其居寡弱矣不為險健也不為險健則訟息矣故无眚眚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則三百户之邑亦不為小矣或謂下之敢訟上者以附已之衆為得之矣附已之衆上之所不容故竄其邑而逋乃可无眚眚甚於凶明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為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置三百戶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況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窒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没齒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五本相應以兩剛不相下此二所以訟五也然五君也其德中正以不正而訟中正不可也況以臣訟君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故退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户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歸者二自五而反逋者失位而竄坎為隱伏坤為衆坎動入于衆中竄也故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於勢為逆於義為非禍患至於逋竄自取之猶掇拾也二變成艮手掇拾之

象乾策三十有六坤策二十有四九二變則二三坤策四五乾策合而言之三百也坤為户二在大夫位為邑自三至五歷三爻坎在内為眚二動去位則无眚故曰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太玄曰兩虎相牙掣者全也歸而逋之謂乎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

三百户舉全數也易外傳

五峯胡氏曰楊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

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

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

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掇自取也本義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三百

户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

要忘了此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

看得不解得恁地全无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

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龜

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並語錄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

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禄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處一作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

止爲善也○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爲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爲他累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禄也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内省而无忮位已高則知足而

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媢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争心故雖危而終吉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為之應柔而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貞厲蓋先王詔禄以功餼廩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惟

上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貞安之而不知戒失義犯難將无所不至矣故惟貞厲乃終吉與之從事則无成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禄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

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德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剛德上九陽極而老舊也三之上成兌為口食舊德也食舊者食其素分猶言不失舊物也古者分田制禄公卿以下必有圭田以德而食其來舊矣公卿以下所食如周官家邑小

都大都之田是也三公位乾上九郊之象六三當
爭勝之時不喪其舊以不從四而從上也三從上
而四閒之宜有訟然三柔而明柔則不能訟明則
知不可訟而止是以從上而食舊德六三介九二
九四兩剛之間而失位厲也往從上九則上屈其
剛就之无所事訟得位而食終吉也三之從上非
苟從也或從王事以成功歸之已終其事不以无
事而食是以食舊德也非從上之吉乎乾五為王

巽為事三內卦之成上外卦之終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竇嬰訟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吉也易傳曰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二爻皆以處柔不終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郭子儀魚朝恩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

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蓋在下位者為上所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托擅以為已功此所以多得禍也只如簿尉縣為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是簿尉遇事專輒偃然

以成功自居豈不招悥病而致禍敗乎紀聞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一有于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

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曰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安正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易說

藍田吕氏曰二欲比初初應在四固已自辨九四不諒猶小有言初卒明辯九四之訟所以不克然四雖以剛致訟而居隂位能以理自反者也故曰復即命渝安貞吉

龜山楊氏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强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

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辨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生於讎敵故有忿爭不安其命者

焉九四上承五下乘三而初為應五君也不可訟也三從上初從四无與為敵者故不克訟乃克其剛強欲訟之心而與初相應相應則情義相得各復其所何訟之有各復其所者復即命也命者正理也復即命則變前之失安於正理矣訟者始於剛強而不明九四處柔體離巽柔巽故无狠怒明則知可否斯九四所以能復者歟巽為命何也曰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在人則命也受之於天也

故先儒以巽為命為號令為事巽象曰申命行事

正與否則繫乎爻位之得失陸績曰訟之復乾變

而巽易傳

五峯胡氏曰杜淹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

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

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語錄

東萊吕氏曰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无可訟雖有好訟之心畧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无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

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

循歸於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

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紀聞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

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

者有矣○以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

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為聽訟之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吉所以為中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

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聽訟之主未能使人无訟何謂元吉大人得尊位以中正在上无所偏繫邪枉之道不行故吉元吉者其始本吉吉之至善者也此臯陶淑問名伯聽訟之爻易傳

五峯胡氏曰曹騰梁商賀若弼韓擒虎賈復寇恂和事天子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

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本義○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茍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无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紀聞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讎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易傳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錫非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衆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云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衆所不與故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

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況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限乎上下之際腰之象也上九之三或錫之乾變為金腰以金飾鞶帶也三離日之上為終朝兊為毀折伏艮為手為受服三復位鞶帶毀有褫之象也故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自五之三歷三爻三褫也敬者人以其位足憚故

敬之上九成訟而居上位受服不以正知其雖有是物亦不足取敬於人内自愧恥不安其服是以終朝三褫之爭訟逆德非人之本心故不克訟則歸而逋竄以訟受服則愧而三褫易傳

五峯胡氏曰來俊臣之徒主父偃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

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本義○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

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語録

東萊呂氏曰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

其服所以減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内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脱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為辱也孰大焉若謂服為它人所褫則一褫便无何待至三所以言三褫者蓋其負愧懐恥視鞶帶如縲索時褫時服不能一朝居耳

紀聞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

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易傳

東萊吕氏曰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衆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凌弱衆暴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

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易說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

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維鷹揚所以

為剛過不得稱大人易說

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時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為衆九二之師之象也貞正也師

之道正於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唯丈人為吉也與武王維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易説

新安朱氏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

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紀聞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伊川先生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

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无咎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師帥衆有所治也丈人老成之稱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丈杖同用杖者即丈人故古者皆以老者為丈人也更事老成乃可以帥衆治人而吉无咎矣必曰丈人者以剛中也用師者勞役其民而責之以死毒莫甚焉其勞乃所以求其佚其死乃所以保其生也故雖毒之而民從也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

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說卦曰坤為衆故師比之象如此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若夫狙詐作使則詭道也雖足以取王者不為也夫剛中而應者以九二言也行險而順合二體而言也兵凶器戰危事用民於凶危可謂行險而毒天下矣

然而為匹夫匹婦復讎則行險而順矣故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雖毒天下而民從可知也又何凶咎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於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

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也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衆也五陰而一陽為之主利於用衆二有震體震動也聚衆而動之亦用衆也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亦衆也故曰師衆也用師之道以正為本九二動之五正也苟動不以正出於忿驁驕矜雖迫之以威非得其心也惟一本於正使衆人皆得其正天下之民將

歸往之王者之道也師自復來初之二者也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四變比至比而得尊位可以王矣要終而言也故曰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丈人者尊嚴可信長者之稱身在險中服其勤勞則衆應之能以衆正者也震為長之象言九二也武王之於尚父宣王之於方叔是已子夏傳本作大人將帥之道不剛則慢而不肅剛而不中則暴而无親剛中矣而上无柔中之主以應之則睽孤

內顧動輒見疑已且不暇恤其能成功乎古者人君之用將既得其人矣跪而推轂付之斧鉞進止賞罰皆決於外不從中制是以出則有功語天下之至險者无若師也師動以義而民從之雖至險而行之以順也坎自初之二進而上行行險而順也凡藥石攻疾謂之毒師之所興傷財害物施之天下至慘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去民之害猶用毒藥以攻疾雖曰毒之其實生之以此毒天下

而民安有不從者哉兼是五者惟九二乎是以吉而无喪敗合於義而无咎也坎為險有為毒者險難之所伏也醫師聚毒藥以攻疾所以濟險難也故又為藥故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在卦氣為立夏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衆易傳

五峯胡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七十萬戰于牧野武王鼓之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前者倒戈後者北其故何也紂不能正心以正天下故衆莫為之用武王征之非富天下也正已而已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師衆也至王矣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又以卦體卦徳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

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本義○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

有甚咎○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紀聞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先生曰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衆聚之象故

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水容而能畜也故君子體師之象以容民畜衆易說

兼山郭氏曰坤為地為衆坎為險為法地所以容民法所以畜衆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非容民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非畜衆乎故自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自伍兩卒旅師軍畜衆之法也是以居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

持容民之常也動則勝則相見敗則相救蓄衆之終也是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師其有焉若夫黃帝太公寓之於八卦管仲制之為三軍諸葛亮李靖因之為六出皆師之遺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之在天地間至多者无若水也地中能有之師之象也故土雖緻密而含通流泉河海之大不能出其涯涘君子寬以容民又有度量上下維持以蓄衆繫辭曰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民謂陰爻也有陽爻則陰爻為民所謂容民者言内卦也坤為衆所謂蓄衆者言外卦也或曰隱至險於大順伏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

則可以得衆矣本義○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

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

壅為澤之象○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

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

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

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

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

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

有也語並錄

東萊呂氏曰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水體之以容民畜衆若小人觀此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横流不可制必酷為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紀聞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

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茍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並易傳○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

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行師之始以陰柔居之失律也

龜山楊氏曰師出无名行師无制皆不能以律也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師律也不如是皆失律也刑戮隨之矣雖足以幸勝猶凶道也故曰否臧凶言否則雖臧亦凶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春秋傳晉荀首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其律竭矣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且律者法也亦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律或謂古

之出兵律與軍法並用必謂否臧皆凶則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何取於易也初六坎也坎為法兵法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故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於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

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於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於貞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於有律失律之際不在於否臧幸不幸之閒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户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十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

之道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坤為律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師出以律則教道素明兵卒有制勝敵之道也初六不正動則坤坎毀師失律之象也否臧失律也否讀為可否之否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為不善否臧則不善杜預亦曰否不也故辭曰否

臧象曰失律失律則凶矣或曰師出无名而以律可謂臧乎曰司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動是亦失律安得不凶春秋傳晉荀首曰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否臧其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曰師之臨者初六動而成兌也坤為衆坎為律為川坤毀則衆散坎毀則川壅而律竭易傳

五峯胡氏曰劉虞吉徳之主士民之所與也公孫瓚暴黠之將士民之所不與也然虞以十萬之衆聲罪討瓚而一敗不振者以无律故也不以律雖臧亦凶矣李廣傳易外

新安朱氏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臧凶弟子輿尸不直曰凶而曰貞凶彼其所以敢弃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敢侵帥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苟善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帥之稟此所以弛縱專輒而至於凶 紀聞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先生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

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師專主其

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惟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

為有餘也葢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咸字懷萬邦也

横渠先生曰懐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閫外之寄為師之主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以

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以錫命而懷萬邦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

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伐也曰薄伐玁狁此皆以用中為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春秋无義戰聖人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

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為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為先恥為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埸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

歟史氏既不能暴白於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五陰聽於一陽在下而專制其事者也人臣惟在師可以專制然專制疑於擅權不專制无成功之理得中道乃吉而於義无咎九二剛居柔威和並用得中者也故能承天寵天寵者龍光也乾在上為天五坎為光二震為龍二之專

制以五寵之譬之地道含萬物而化光非天之施乎惟在師得中乃能承天寵不然怙寵而驕必有凶咎莫敖自用得臣剛而无禮安能承天寵哉坤在上為邦四諸侯三公五乾為王九自四歷三爻二有伏巽為命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古者諸侯入為天子之卿天子之卿為六軍之將王錫命之至於三極數也然亦不過乎中萬邦所以懷歟過則濫賞有功者不悅非所以懷來之九自五之二懷

來也易說

五峯胡氏曰趙將李牧初守鴈門之塞趙王聽讒而罷之既而邊境不安復命牧將牧請行其初志趙王聽之牧乃受命於是利鈍進退功罪賞罰牧皆專制趙王不得而與也故能一戰而破滅三國邊境清淨夫不用則聽命而退用之則專命而行得中道者也故吉而无咎其後牧禦秦師趙王罷之而不受命則恃專而失為臣之道矣見殺宜哉

故象以承天寵為中吉也吳楚反景帝命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討之亞夫言於帝曰楚人剽輕難與爭鋒絶其食道乃可制也於是吳攻梁急梁求救於帝帝命亞夫救之亞夫守先謀不奉詔堅壁不出而遣輕兵絶吳楚糧道吳楚之兵卒困於梁飢死叛散遂以破滅惟其委之重而自任也專故能有成功吉无咎也雖然人臣有大功於天下奉身而退不為天下先可也亞夫絳侯之子復有大

功又為輔相守正而行抗義不撓其居正也善矣然卒取死亡之禍者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也唐憲宗之討淮西也既命裴度長御史往視師矣又命以為相使賞罰用命不用命又命往釐以既厥事信之深任之確恩禮有加而无怠所以能平逋寇宿賊威震諸藩合乎王三錫命懐萬邦之義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

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在
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問或說
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
天寵也何如先生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
不是恁地子細解釋並語錄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惟其
才隂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

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无功所以致凶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隂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率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隂柔所禦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承衆隂與尸也故

凶唐九節度使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師之凶可知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爲師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上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衆主无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邲戰之類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行師上下當順以聽坎耳坤順也六三在下卦之上又動而主之則尸其事者衆也故曰師或輿尸坤為輿輿又訓衆三動得位尸之也坎變兌毁其師也故大者无功而凶荀卿論兵曰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易傳曰軍旅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易傳

五峰胡氏曰用師之道必以才德謀慮足以服人心如丈人者主之故能有成功若燕樂毅丈人也

而以騎刼代之若趙廉頗丈人也而以趙括代之李牧丈人也而以顏聚代之此以衆人而尸丈人之事者也不敗亡何待六之才德衆人也而三之位則統帥也故聖人明輿尸无功之義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問師或輿尸伊川訓輿尸為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

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某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以歸之義 語錄

東萊吕氏曰六三師或輿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於一非可使衆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已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令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 紀聞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隂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為失也如四退次

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横渠先生曰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易說

龜山楊氏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右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承乘皆陰不足為師之主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將不知師之可進而謂之進不

知師之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固有畫地而守與大乖其所之者亦師之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内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内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之動震為左日在地下暮夜之時師宿為次坎阻水也險難在下救者當倍道赴之動而左次阻水以自固豈用師之常哉宜有咎然六四柔能自正而下无應知其不可行量敵慮勝臨事而懼未失坤之常也於義為无咎春秋書齊師宋師次于聶北救邢按兵待事卒能救邢何咎於次哉易傳曰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

其仁深矣易傳

五峯胡氏曰齊威伐楚退師名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高祖伐項羽舍滎陽成皐而趨宛葉朱雋討韓忠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左次者不以氣也必有義也不以力也必有謀也夫聚衆而付以殺人之器豈得已哉能以謀義行之庶幾其可勝矣此兵家之常也故无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

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本義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戎一作夷滑夏賊寇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

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並易傳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犯而後應可以奉辭伐罪體上居中雖長子之位然以柔御柔不足以令其屬弟子輿尸者也改之則可守是不變必凶故曰貞凶

弟子謂六三六四也

龜山楊氏曰田有禽害田也獮取之除害而已先王之用師猶是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執言奉辭也奉辭則師出有名矣長子主器也一可以任重而帥師師矣弟子凡非長子皆是也以是輿尸則稟命不一而无功雖正亦凶矣六五履尊位為興師之主故言用將出師之道以為後世法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无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

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蓋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它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於此又

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應二二為田震為稼坎為豕田豕害稼四時之田皆為去害二往之五成艮手為執伏兑為言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六五柔中以任將帥二執言而行去民之害不得已而用師譬如田獵田既有禽然後取之田有禽則非无名興師執言則我有辭於義无咎矣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然六五柔於用人不可不戒九二震為長子帥

衆而衆從之者以剛居柔咸克厥愛以中道行師也若五動成艮於震為弟於乾為子之三則坎毀既使二主師又使三主之輿尸也所任不一雖正亦凶九五正也艮手有上使之意上使不當也輿尸之凶聖人再言之者任將不可不重也易傳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鄰敵居邊塞不毛之地盜賊屏其邪

心而從於教化不害良善其宜也鄰敵若有侵犯於中國盜賊若有干犯於天下則是禽獸在田而侵犯稼穡也當聲其罪而討之若大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漢高之伐項羽皆聲其罪而後討之故蠻夷率服天下響應為利大矣故无咎然任將之道必以名德才行足以率衆者為之九二剛陽之才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不任長子而以弟子衆人庸才閒之未有不敗者也以郭子儀李

光弼尚有相州之敗況他人乎故呂蒙不肯與孫皎並為大督曰昔周瑜程普並將幾敗國事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本義

前輩曾說易之取象似詩

之比興如此却是虚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徳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先生曰此只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他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名正權專 已丑課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於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

矣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害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邵子外傳

伊川先生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

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大君持恩

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六用師之終賞功之時也以陰居上小人有功而被賞者也小人有功多與之邑可矣開國承家不可用也

龜山楊氏曰師之初用熊羆虎貔之士武王伐商雖微盧彭濮人有所不廢至其終則崇德報功之時也故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則亂邦必矣此聖人之深戒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甚哉師道之難成也昔之為上者患不得其臣為下者患不得其君是以上下之志不通軍國之情或異其所以為勝為負者何莫由斯道也是故有為節制之師任平土之政者有為烏合

之衆驅白徒市人而戰者有在師中吉咸功而錫命者有聽任之匪人輿尸而取敗者有虛已委能使奉辭而伐罪者有好大喜功師出而无名者有受命專征而進止得以便宜者有束於中御之嚴而覆軍棄師者自古以來攷是而察其成敗較然可見也故武成之終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與夫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殆非一日也其所由來久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盡師之道也嗚呼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動乾在五上五君位大君也大君者號令之所自出也故履之上九臨之六五皆曰大君上之三成巽巽為命大君有命也有命以正有功也有大功者開國使建國有小功者承家使受邑也四諸侯位震為長子主宗廟社稷開國者也二大夫為家初陰在下承之承家者也巽三在二四之中有開國承家之象上師之成宗廟之位古者賞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故於上六併言

之六三不正為小人三之上小人用於上成坤必
亂邦也行師之時貪愚皆在所使未必皆君子及
其成功而行賞則君子當使之開國承家小人厚
之以金帛優之以禄位不害其為賞功也盖胙之
土萬世之利尊有徳所以示訓若小人无猒有民
人社稷其禍必至於亂邦周頌賚大封於廟言錫
予善人也光武中興臧宫馬武之徒奉朝請而已
得此道也然寇鄧諸賢无尺寸之土亦過已易傳

曰小人易致驕盈況挾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或問坤為土為國邑古亦有言之者乎曰周太史
為陳侯之子筮之遇觀之否觀六四諸侯之位也
坤為土變而為乾乾父坤母繼父母之國者也故
曰其代陳有國乎內卦坤為土風行地上不處者
也故曰風行而著於土其在異國乎此皆以坤土
為國也畢萬將仕于晉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辛廖
占之曰震為土車從馬公侯之卦又曰公侯之子

孫必復其始二大夫位也言自大夫復為諸侯以坤土動於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聖人之戒深矣本義○問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

可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便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問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

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曰勢不容不封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如此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先生又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並語録

廣漢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箇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

說横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无方之義矣髙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髙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皆肴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

南軒集

史論

東萊呂氏曰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

馮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一